

《炮声中的电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炮声中的电影》

13位ISBN编号：9787510093465

出版时间：2016-4

作者：[日]佐藤忠男

页数：336

译者：岳远坤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炮声中的电影》

内容概要

首部中日电影交涉史

一段鲜为人知的战争秘话

被战争湮没的电影与电影人

颠沛流离的命运哀歌

回望东北“满映”，上海“孤岛”，战后香港

编辑推荐

翘首期盼，中译本首度面世！本书是最早研究战时中日电影交涉史的著作。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大量查证第一手日本口述资料与文献记录，汇集成这本研究此段历史不能错过的经典著作。日文原版于1985年出版，30年后中译本终于面世。

厚重笔触，写就乱世众生相！东北“满映”、上海“孤岛”、战后香港三地电影创作活动为中心，形色复杂的中日电影人、政治家、传奇明星等接连登场。他们是苟且偷生，还是与严酷环境及命运展开苦斗，各自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疑问待解，深潜电影史禁区！战时中日电影关系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加上大量资料文献的缺失，让学者和普通影迷一直难以全面审视，本书的出版无疑为这一方面研究添砖加瓦。一并收录百余幅罕见照片。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研究战时中日电影交涉史的力作，日本著名影评家佐藤忠男根据大量日方见证者的口述资料与文献记录，以其厚重笔触书写了特殊时期电影人与严酷环境及命运的苦斗，展开了一幅并非二元论的影史画卷。

以东北“满映”、上海“孤岛”、战后香港三地电影创作活动为中心，落魄导演、政治野心家、电影商人、左翼评论家、传奇明星等诸多形色复杂的人物接踵登场。他们究竟是以怎样的立场去理解彼此？本书提供了全新的视点，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等待被解答的疑问。

获奖记录

第七届川喜多奖颁奖词：佐藤忠男先生以其开阔的视野、犀利的分析和卓绝的文章组织能力写出了大量高超绝妙的电影评论文章。他在回溯时代对于现有电影史进行再检讨的同时，饱含激情、给予第三世界的电影发展强烈关注。在其百余种著作中，《炮声中的电影》是查阅大量丰富资料之后苦心写成的不朽之作……

《炮声中的电影》

作者简介

佐藤忠男，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教育家，现为日本映画大学校长。1930年生于日本新潟县，通过向杂志投稿，从工人转行为职业影评人，撰写了大量电影评论和电影史研究文章。1956年第一部专著《日本电影》获得了“电影旬报奖”，1973年开始与妻子佐藤久子一同编辑、发行私人电影杂志《映画史研究》。其他代表作有《黑泽明的世界》《小津安二郎的艺术》《大岛渚的世界》《沟口健二的世界》《日本电影史》等。由于他一直致力于挖掘不被广泛知晓的亚洲电影佳作，并以其为中心推广电影艺术，1996年获得了日本紫绶褒章，在韩国、法国等也因其卓越贡献获得文化勋章。

岳远坤，1981年生于山东，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博士后研究员。主要译作有《德川家康》、《坂本龙马》、《起风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山鲁佐德》一篇）等近二十部，合著有《日本文学》。2011年因《德川家康》第十三部的翻译获得第十八届野间文艺翻译奖。

书籍目录

致中国读者

- 1 日本宪兵在北京杀了日本将校
 - 2 川喜多长政的中国梦
 - 3 岩崎昶的上海之行
 - 4 上海电影的觉醒
 - 5 中日两国的电影人向美国电影学习
 - 6 战争开始了
 - 7 在“满洲”创建日本的梦工厂
 - 8 尤里斯·伊文思的战斗
 - 9 日本的“战意高扬电影”高扬了什么
 - 10 川喜多长政论及“电影输出”
 - 11 川喜多长政登陆抵抗中的“孤岛上海”
 - 12 筭见恒夫被马徐维邦的怨忿吸引
 - 13 龟井文夫的孤军奋战
 - 14 “满映”做了些什么
 - 15 上海的“孤岛”消失了
 - 16 “满映”解散，改组为中国的制片厂
 - 17 “中华电影”落幕，李香兰成为山口淑子
 - 18 留下了战争责任问题
 - 19 遗恨香港——张善琨、朱石麟、马徐维邦之死
 - 20 个人感情太深，写一篇冗长的“后记”
- 附录 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演讲录
- 后记
- 文库版的简短后记
- 出版后记

《炮声中的电影》

精彩短评

- 1、前前后后看了两个多月，这些朴实的追求真实和艺术的电影人真的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 2、这是一部需要用心去阅读的好书
- 3、一如既往地拼拼凑凑，称不上电影交涉史，太粗糙了。佐藤忠男的材料除了电影文本和影人的回忆，就几乎没有别的了。不少东西他在别的文章里也写过。一厢情愿地意淫川喜多长政的包容和中立，感情压倒事实，只怕想得太简单了。
- 4、感慨万千
- 5、此书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含伪满洲国)的历史，在抗日战争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不管是孤岛电影还是“满映电影”，都未曾被深入研究过，此书填补了这个空白。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部研究著作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出自日本人之手，一些年老的日本人曾经经历过“激情澎湃”的入侵中国“事业”。“满映”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的宣传机器，打造出了李香兰这样的巨星，“满映”甚至还是今天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今天依然有许多日本老人到这里旅游，怀想自己的青春岁月，艺术本应是人类精神财富，然而当时政治改变了这一切，军国体制让艺术、明星成为了可悲的陪葬品。这部电影史因此具备了中日政治、文化史的特点，让我们审视大时代里艺术与政治、历史之间的关系。（南都文化年鉴2017年1月11日）
- 6、其实抛开政治立场，书里很多观点都很有新意，不过观点这种意识形态还是受客观环境影响的吧。
- 7、日本电影学界的风度与见识，真是甩你朝十条街。对于中国电影的评价十分中肯，对都灵中国电影展的描绘更是能管中窥豹。至于战时的双方孰是孰非，永远会因各自立场而暧昧不明吧，但是依稀能看出日本电影人不少还是极有胸怀及风度的。
- 8、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围绕川喜多长政展开的，可以看作是他的一本侧传。在那个电影无法不为政治服务的年代，他逆行于主流意志总想让它成为中国和日本交流的渠道，也是一场悲剧。更悲剧的是，满映和中华电影几乎是中国电影史研究被强力留下的空白。这书不但掀开了它们的一角，也透视了在被占领中国工作的日本电影人微妙而复杂的立场。
- 9、有意思，译得也好
- 10、可与傅葆石那本参照着读
- 11、作者写作是挺主观的，但是有好多料。再主观也是一种观点嘛~
- 12、东北“满映”、上海“孤岛”、战后香港；川喜多长政、李香兰、张善琨、朱石麟。“先去看一看电影，再去研究当时人的立场，如此才会收获很有意思的发现。”只是，还能看到这些电影吗……
- 13、原来中国的战争年代也有那么多投身电影行业的人，感觉看到了另一个角度的战时上海
- 14、只有在占有资料如此广博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这样开阔豁达的视野观察此特殊时期的两国电影界。脱离了二元立场的鲜活影史，有幸见识了这么多位各有理想抱负并为之努力的电影人，他们的确不该被草率打上汉奸或爪牙的标签。
- 15、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可以再写一本书。堪称一个奇迹啊！！
- 16、难受：上帝的何时可以不归凯撒。
- 17、除了不断为川喜多作预设性辩解这一点，其他方面不失为悦读佳作。当然最”重要的是先看到电影“，这包含了许多令人兴叹的曲折。
- 18、如果可以开发成日式AVG游戏就好了...（BGM是《色戒》OST）
- 19、租借地审查制度辅助资料/先前的文献中华电影这块很少提及 不过推测跟回忆口述较多 略堆积/帮人作传/3.5
- 20、有的时候，日本人真的蛮搞笑的。比如说作者摘引日占当局以天皇敕令允许上映《木兰从军》（鼓励人爱国）。好吧~那。。。天皇鼓励抗日。那，您老何必发动战争呢~当然考虑到其实之前军部都暗杀大臣了，这…
- 21、“我对中国电影产生成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水华和王滨共同导演的《白毛女》被称为‘划时代的名作’。那部电影往好了说是质朴，往坏了说则是幼稚。于是我便认为，那种水平的电影在中国都能算得上名作的话，那么一直以来中国的电影水准是相当幼稚的。”——这句话提升了我对整本书的好感度。就算放到现在，也说得相当有道理。
- 22、真正的电影研究者就应该如佐藤忠男一般吧，以宽广的胸襟和敏锐的反思精神去面对异于惯常认

《炮声中的电影》

知的文化，细致、谦虚、广征博引地去求同存异～男神

23、相比那段惨痛的历史，我更愿意记住这些在炮声中孜孜不倦，为电影至上、伟大的幕后工作者们。

24、良心！

25、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26、主线还是川喜多长政的内容，夹入许多那时候的中日电影人的生活 and 困惑。印象最深的人是马徐维邦。先去看了电影，再思考当时立场。

27、感谢友推荐。有时间要重新去满映走走了。

28、作者充分照顾了中国读者的感受，但他给川西多长政的辩解无法说服我。在我看来，长政是一个温和的日本电影商人，对中国一直友善，但他也参与了军国主义日本在华的电影事业，只是反对直接粗暴的宣传策略。当电影就是武器时，只有保持缄默的电影人或许才不用背负战争的罪名。在民族对立的时代，处于中间的人也别无选择。非常可悲，历史总是不断重演。

29、遗憾于历史没有“如果”，让当时人，抱憾终生；庆幸于历史没有“如果”，使后来者，为之动容。不光是有关电影，更是以特殊的角度，对这段特殊的历史查遗补漏

30、书里面的论述很多，从川喜多大治郎，到30年代的日本电影，抗战前后的上海电影，东北电影制片厂，带过的面很广，可是很多的点，论述都不深入，只有大致叙述。部分章节写的很细致，譬如对《花街》、《误佳期》的分析，以及川喜多长政为了中、日电影交流付出的努力等。总的来说，觉得这本书很厚，却缺少份量。

31、【2016.4.24--第十二本】这本书能被中译出版，就足够在共和国的电影史浓墨重彩的记上一笔...

32、沙丹老师推荐后立即入手。之前就一直有老师在课上重提“满映”与“孤岛”电影，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再商榷与评价的电影史问题。日本研究者的这本对主流意识带有一定冲击的电影史著作直到30年后才正式在大陆出版，虽然迟到但也庆幸，时代与人的困境，太多从未了解过的历史细节以及鲜活真实的电影人形象，也有对中国早期电影作品的真诚评论，并将中日电影以及与世界电影相关联，既有历史也有艺术，重要的是对固有观念的更新与反思。中国电影研究，需要这样的学术探讨

33、一部日军侵华电影史

34、棒妞妞

35、后浪电影学院088《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

——首部中日电影交涉史，一段鲜为人知的战争秘话。

36、时代与人。

但总有种文本分析的虚弱感。

37、其实可以改名为川喜多长政传.....

38、好书

39、22

40、一部中日电影“交流”史，可惜很多老片找不到了。

41、看到很多朋友的评论说，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确如此，当下对于满映和上海沦陷区影像的重新读解已成为历史趋势。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之前研究某部电影的论文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和材料，近期这篇断断续续写了两年的论文便要发表了，心中无限感慨。作为生在东北，又在长春读了四年的学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将中方和日方的文献重构融汇成一部新的历史。（五星好评为情怀

42、Go

43、炮声中不为人熟知的光影世界，电影作为一种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不论何时，都在发声。

趣。

4、电影自其诞生起便作为娱乐产业的一部分而存在，其历史本该愉快而华丽，无奈短短百余年间数次历经云波诡谲的国际斗争，电影一度沦为各方意识形态之争的工具，这些内容很难写进电影史中，不止体现在中日关系上，德占时期的法国电影也是法国人不愿意提及的。然而正是这些夹缝中求生存的隐秘而又伟大的历史，让电影史好看的就像是部卡司豪华情节跌宕的大片儿一样，更不可或缺的，则是像佐藤忠雄先生这样如同大片儿导演一般的电影史书写者，给这部影片以更清晰的故事脉络并提供了更多让考据癖心潮澎湃的细节和口述历史，甚至能让人感觉到，如果这真是部电影，还必定具备了工整且精巧的构图。一、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与一秒的停顿本书被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可谓是川喜多长政先生了，从他的父辈川喜多大治郎说开来，为其一生的鸿鹄之志埋下了巨大的伏笔。川喜多大治郎在日俄战争中军功赫赫，战争结束后来到了清政府担任北洋军官学校的高等兵学教官，与我国人民交往密切打成一片，1908年，他在北京被日本宪兵以“卖国贼”的罪名枪杀，当时虽有报纸谴责这种外国军队侵犯中国主权的非正常犯罪，清政府也提出了抗议，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真相很快被遗忘，而在日本方面，大治郎也确实是以“卖国贼”或是“败类”的身份出现于一些旁门史书中。他给其儿用正式的古汉语留下了封遗训，其中“断然绝父母兄弟妻子恩爱之情，单身深入异域。其所期唯有二耳已，曰成乎，将死乎，乃父之志夫如斯矣”及“不幸事不成而愤死，则汝须继我遗志”二句可见，大治郎非常想在中国大干一场，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自己这一志向。读罢此训的川喜多长政，心中埋下关于一场“中国梦”的种子，那可真是实打实的中国梦啊。带着这颗种子来到中国留学，不巧赶上中国正处于抗日情绪日趋高涨的时期，没人愿意与一个日本人交往，所以川喜多长政在北京留学期间一个中国朋友也没交到，转赴德国留学，而在那里，他又遭遇了另一种歧视，他所在的名叫林根的小镇上，之前几乎没人见过日本人，对日本及日本文化一无所知，充满了各种不合实际的猜测和误读，于是这次留学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想要促成日本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种子，并且认为电影是最好的方式。自此，“中国”和“电影”成为了他最为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参差错落地交织牵绊着他的整个人生。川喜多长政与夫人可诗子川喜多长政一生围绕着“中国”和“电影”这两个关键词大致做了如下这些事：东和商事时期——1928年，创办东和商事合资会社。1930年，在上海创建了东和商事上海分社，拟将欧洲电影引入中国（1931年由于“九一八”和“一二八”，工作难以持续，上海分社关闭）。1937年9月，启动故事片《东洋和平之道》制作计划，旨在通过描绘中国国土的广袤，暗示日本若是侵略中国则必然走上一条没有尽头的不归路（在中国被当成美化日本侵略中国的电影而遭到强烈抵制）。1938年12月，在《日本映画》杂志上刊发以《电影输出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提出日本电影的海外输出只能靠提高自身电影的水平，而不能强加给亚洲别国的论调，开始与“满映”对抗。“中华电影”时期——1939年6月27日，“中国电影股份（株）有限公司”成立，董事长空缺，川喜多长政担任专务董事，没有在“孤岛”上海让日本的电影人制作电影，却存在着大大小小十几家电影公司，制作了很多故事片，其中1938年二十八部，1939年四十七部，1940年六十九部，1941年七十六部，迎来了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的繁荣。（人们身处战争中更愿意到电影院里试图摆脱对现实的不安，与美国大萧条时期人吃不饱饭也要每周去看一次电影异曲同工，均是乱世无心插柳地为电影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个时期川喜多长政的人身安全经常受到要挟，时不时会收到暗杀通牒）“中联”时期——“孤岛”消失后，1942年4月，上海电影界在日本的统治下进行了重组。将之前的十几个电影公司合并成“中华联合制片公司”（简称“中联”），川喜多长政担任副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对这一点作出了严格区分，即从“孤岛”时期开始着手制作直到1942年完成的作品是被视作中国电影的，而“中联”成立之后的影片都被视作“奴隶的电影”，但也不乏有几部娱乐性和艺术性非常强的作品，如《夜半歌声续集》和《秋海棠》。）川喜多长政在法国政府授予其法国国家荣誉军团勋章的晚宴演讲上，他谈及曾经获得的“汪伪政府”颁发给他的“同光勋章”，说道，“曾追求自己心中的一个理想，然而事与愿违...”此时停顿了一秒，意味深长，佐藤忠雄说他在那一刻看到川喜多长政先生眼中的确泛出了泪花。父辈的遗志到此生的抱负，始终被时局所牵制，个中遗憾与郁闷难与外人道，而更甚的是，后人连对他开展研究都掣肘重重，壁垒森严。佐藤忠雄先生在本书中提及了非常多影响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电影从业者，有一些与他存续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比如左翼电影评论家岩崎昶，东和商事宣传部长筭见恒夫，反战日本电影人龟井文夫等等，他对这些人报以感谢和尊敬之情。本书大部分使用直接引用和事实性陈述，基本站在了绝对客观的立场上进行书写，但对川喜多长政，却字里行间都流露着更为深厚的交情，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政治正确，将他的前世今生全覆盖式的铺陈，展现了川喜多完整的一生，然而这种带有辩护色彩

的倾向并没有使我心生厌意，反倒被这种电影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所打动，与国家联系无关，与政治联系无关，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欣赏与崇敬。二、对“政治判断”的反思在历史的洪荒之流中，大众对于政治正确的判断始终是非常暧昧的，或者说是浮于表面的。韩国电影《暗杀》的结尾，曾经作为独立军九死一生，后来沦为韩奸的廉硕晋面对安沃允和曾经的手下质问为何要叛国的时候，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也没想到啊，我也没想到会解放啊。”为什么战斗？一些人是为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执念，一些人视信仰高于一切，而我想更多的人则是迫于无奈而不得不作出的赌博式选择，处于斗争漩涡中心的人尚无法对时局作出正确的判断，遑论被舆论死死控制着的百姓呢？佐藤先生在书中举了个例子有点意思，在我看来也有点讽刺，德国犹太建筑家布朗诺·陶特1933年来到日本，写了几本赞颂日本传统建筑优点的书而在日本广受欢迎，有材料证明，很多日本知识分子读过这些书后，都认定只有德国知识分子才会持有这种友好的见解，因为两国结盟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但事实恰好相反，犹太人陶特正是被他们的纳粹盟友赶出德国才流亡到此地的。就像现如今我们几个人能明确的知晓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治主张？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思想异同？只不过穹顶之下，亲疏有别，才略有偏倚。在二战结束并定性七十年之后，微博“美军官奸杀日本女孩”的新闻之下，竟还有人发表“咋不多强奸几个日本人”此类言论，当然这不是普通民众之过，信息资源获取的途径过于单一且简单粗暴，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说过一句如雷贯耳的名言“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也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而实际上这句话还有少为人知的后半句，“前提是得确定每个人都能收到并阅读这些报纸”。扯得有些远了，无非想说明，让作为“第八艺术”的电影去蹚“确定政治倾向”这趟浑水，实在太难为电影人了，而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在看过当时一些影片的基础上，对川喜多长政作出宽容一点的评价。戴着镣铐跳舞是古往今来各类艺术形式艺术家不停面临的问题，然而可能也正是这种悲壮感才使得艺术显得格外高级。三、雪泥鸿爪1.书中提到的赵丹去世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片随笔，标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文笔真切肯綮，像是遭受一生起起落落的境遇后的肺腑之言，不妨一看，所言之意亦适用于当下。顺便欣赏一下赵丹老师鼎盛时期的颜值，气质绝对在梁朝伟一类男星之上。赵丹以及说与赵丹一样精致帅气的日本演员冈田时彦，被称为“日本的鲁道夫·瓦伦蒂诺”冈田时彦以及英年早逝的拉丁情人鲁道夫·瓦伦蒂诺本尊，《师父》中小宋佳扮演的赵国卉的男神，并把他的照片贴在镜前。鲁道夫·瓦伦蒂诺影片《师父》剧照2.历史上的甘粕正彦和《末代皇帝》中坂本龙一饰演的甘粕正彦3.“搞文化死不了人”我就职于基层文化事业部门，某副主任说她作为新人刚来单位时，她当时的科长跟她说“咱们是文化部门，无非就是组织同志们唱唱歌跳跳舞啥的，死不了人的，别太紧张。”时光往回倒流八十年，这件事可就真说不准了。4.现当代中日电影交涉：大奇特老师整理的从1954年至今院线日影引进片汇总：【中国大陆引进的日本电影】电视台引进的日影、日剧暂不计算在列。

5、本雅明在1935年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其中断言依靠技术而对现实的影像复制将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最有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渗透和传播机制并不以创作者本身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欧洲和亚洲就都纷纷陷入了二战的泥潭。在德国纳粹掌权以后，政治宣传机器被以极高的效率充分调动，生产了大量宣传效果惊人的影像政治宣传作品，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意志的胜利》。而在亚洲，日本甚至更早地被动员起来。三十年代曾经盛行的带有左翼思想的“倾向电影”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日本左翼影人们或被禁声或被迫签署放弃自己政治立场的声明，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铺天盖地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做舆论宣传的官方和民间影像。《炮声中的电影》所讲述的便是在这样高压政治军事压力下，在残酷战争的阴影中，在侵略与被侵略的尖锐对峙中，日本电影和中国电影之间那些无法用简单而武断的意识形态立场就可以述说清楚的历史联系。因为作者佐藤忠男和川喜多长政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本书可以说是以川喜多前半生的电影事业生涯做为骨干结构，串起了日本、上海、被占领的满洲和香港的电影历史。即使是当下，在占主流的中国大陆电影历史教科书中，川喜多长政和他战时主政的上海“中影”和“中华”依然被看作是日本军国主义奴化被占领区中国人民的政治宣传工具。但我们在《炮声中的电影》中所读到的川喜多长政，却是一位类似于七十年代日本系列剑戟武士片《斩虎屠龙剑》中的主人公“带子雄狼”一般的人物：他怀揣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动机，不融于任何一派政治势力，在坚不可摧的外表下面，怀中所抱的幼子却显示了他内心充满情感和同情心的另一面。当然，现实中的川喜多并没有“带子雄狼”那样英勇无敌威风八面，他不得不在表面上屈服于庞大的日本军国主义权威，但同时又努力忠实于自己内心个人化的人生目标：在中国电影和日本电影之间构筑一座可能的沟通桥梁，尽自己所能为被占领区的中国电影人争取相对的独立性，在政治压力下的意识形态奴化宣传和电影人的

自我表达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些微妙的、情感上的、细节上的、也可能是徒劳的个人对抗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意图，很多时候都无法在最终的成果中被展示出来。而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详尽描述，我们很可能对这一切属于川喜多的个人努力都一无所知。按照《炮声中的电影》的叙述，川喜多长政对于中国的情感来自父亲之死而产生的谜团：他的父亲川喜多大治郎大尉被认为是一个背叛了日本军队而为满清政府服务的间谍而死于日本秘密宪兵之手。父亲留下的遗训让他和中国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而这一联系的出发点恰恰又于整个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意志相悖。也正因为如此，川喜多长政可能永远无法向外人清楚地解释埋藏在内心的行为动机。而他冒着被交战双方同时误解的极大风险承担起执掌“中影”和“中华”的责任，努力抵抗来自日本军部的压力以保持这二者在电影制作上的相对独立性，不拍摄宣传日军占领侵略的“国策”电影和亲日电影，保护中国电影人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发言权，为此甚至招致了被日本军部所控制的电影机构“满映”的领导层的暗杀威胁。事实上在战争年代，在电影领域力图保持“中立”立场并非只有川喜多一人。像内田吐梦、苦见恒夫、持永只仁这样满怀热情的电影人，很多都是把持着左翼政治立场的日本进步人士，只不过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们无力做出更多的表态。而他们来到中国在“中影”或者“满映”这样的电影机构工作，恰恰是为了躲避日本国内甚嚣尘上接近疯狂的极右政治氛围。他们其中很多人更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后选择留在了中国，协助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起了第一座正规的电影制片厂“东影”。并且在随后的十多年间里，参与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电影技术人员和动画片制作人员。而这些在《炮声中的电影》里被陈述的史实在很大程度上都不为普通的中国影迷和观众所了解。评述某个做为个体的普通人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残酷的战争中的行为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他们是否像汉娜·阿伦特所总结的那样具有“平庸之恶”的特质？沉默或是违背内心意愿的顺从否意味着他们百分之百成为了某一个邪恶战争机器的帮凶？又该如何衡量和评价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缓和矛盾忘却仇恨而做的努力？而在这样指导思想下所制作出的电影，是否真的摆脱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志而成为了某种糖衣炮弹式的软性政治宣传，并在客观上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机器添砖加瓦？这都是《炮声中的电影》这本电影史著作留待我们回答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超越了电影史的范畴，而成为如何确定人、艺术、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哲学道德伦理问题。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据说经历了十几年的重重波折，它所填补的可能是一段我们不愿也无法详细了解的历史。对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很多影片，我们在好奇的同时却因为无缘得见而无法置评。希望在将来的某日它们能以某种合适的方式重现眼前，以便让观众有机会作出客观公允的分析和评价。

6、（书评）《炮声中的电影》：日本侵华时代的电影史文/王麟电影作为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在伴随大众度过休闲娱乐时光的同时，也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沉甸甸的社会教育和政治宣传的重任。当19世纪末法国卢米埃兄弟创造出“电影”这类艺术形式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这长长的胶卷会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摄像机飞快旋转，蒙太奇迅速切换，世间万物从此走进了电影之中，恋爱、生死、斗争、欢愉，从刹那间凝固成永恒。电影发明之后不久，就在新闻领域派上了用场，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变成了政治宣传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从1920年代一直到1949年之前，对于古老中国而言，那是一段内忧外患、强敌蹂躏的悲惨岁月，尤其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抗日烽火风起云涌，一部《风云儿女》激起了多少将士的爱国豪情；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在那个血与火的岁月里，左翼爱国电影人士制作了很多优秀影片，或者直接描写不屈不挠的抗战，或者以古喻今，点燃被压迫者复仇的怒火。然而，除了这些爱国影片之外，在当时的中国还活跃着另一批电影人士，他们在上海和满洲分别建立了电影拍摄基地和艺术团队，游走在中日战争的边缘，通过电影宣传利器，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在日本军方严格的审查制度和高压政策之下，以中日交战为背景，拍摄了大量电影，大多都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的政治宣传品，也有少数在政治夹缝中拍摄的超越政治和艺术的艺术佳作。这些电影的制作都是以日本人为主导，大多采用中国演员，是在中国特殊年代诞生的一种非正常存在的电影现象。而对日本电影在中国生根发芽、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日本电影界的先驱川喜多长政。日本电影记者佐藤忠男的研究专著《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将目光伸向了日本殖民满洲和侵华战争时期，用详实的史料为我们追溯了那段鲜为人知的电影历史，记述了以川喜多长政为代表、包含岩崎昶、伊丹万作、铃木重吉、木村庄十二、小津安二郎等著名的日本电影人士的事迹，讲述了在当年内外肃杀的险恶环境之下，中日两国电影人之间产生的交集，发生的冲突，互相的借鉴以及艺术的进步，更多的则是揭示了在日本军国主义强权之下，栖身中国的日本电影人为了艺术所做的妥协和抗争。在本书中，佐藤忠男还第一次将

《炮声中的电影》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满洲映画协会”的早期历史展现给了读者，让我们了解到了“满映”从成立之初的1937年，到东北解放的1948年那段波诡云谲的风云岁月，选取的史料弥足珍贵，对于研究长影厂的早期历史，是一部靠谱的参考书。佐藤忠男出版这本书的时间是1985年，在创作的过程中，对于书中涉及到的日本电影人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都一一进行了采访，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让本书在历史真实性上更加可靠。遥远的历史已经走远，电影事业依旧如火如荼，翻开这部著作，品味着书香，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美好感受。（2016-8-1）

章节试读

1、《炮声中的电影》的笔记-第35页

1935年，岩崎昶到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短期旅行。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看中国电影，二是拜访鲁迅。鲁迅虽未见到，却得以走访了全上海最有名的几家电影公司，回国后集中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电影的报道，其中《话说中国电影》有言如上。

2、《炮声中的电影》的笔记-1 日本宪兵在北京杀了日本将校

川喜多大治郎给川喜多长政的遗训：

以字谕长政。

我三岁而学四书于严父，以强记惊倒亲族。又九岁而能高等代数学。安藤先生奇之。曾闻判官大冈越前之令名。心窃慕之。其志也盖小。后读支那史。至于王侯将相奈何有种乎哉之句。打案曰然也矣。诚然也矣。是天下之真理也矣。今我幸而为男儿，享生于乾坤之间。而空终一生，是岂可哉。夫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我幸而头脑明渐，是天赋之富也。提此天财而赌一死而猛进。则天下何事有不成哉于兹乎。

志于陆军。其所望唯在于识兵学。至区区如升官，则非所欲也。尔后积萤雪之苦。收兵学之蕴奥。且幸而会于实战。得通于战场之真形。于兹。忍精神之苦。断然绝父母兄弟妻子恩爱之情。单身深入异域。其所期唯有二耳已。曰成乎将死乎，乃父之志夫如斯矣。

.....

我志成则必迎汝而册立太子。不幸事不成而愤死，则汝须继我遗志。赌身命而树大业。长政夫勉之。

长政至十岁。将此书。挂之于机头。造次颠肺。不可忘。

白话文版：

写成文字训长政。

我从三岁的时候便跟随父亲读四书。家人亲戚都对我的好记性感到惊讶。九岁时掌握高等代数，先生颇感意外并赞叹一番。我曾经听说过大冈越前守的名字，并在私下非常仰慕，但是后来却发现他的志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来我读中国的历史时，读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句时，拍案而起，大声说道：“对，没错！这才是天下的真理。”而今，自己幸而生为男子，生于天地之间。如何能够虚度一生？原本人生在世，不过是暂居于这个世间，而死才是回归到原来的住处。自己幸而生来聪慧，这是上天赋予我的财富。我若以这种天赋的财富，舍生忘死地前进，则在天下必然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于是，我立志加入陆军。其目的在于研读兵学，而绝非在于官位的晋升。之后，我苦心学习，钻研兵学的奥义，且幸运地得到参加实战的机会，得以接触战场的实际情况。于是我决定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断然斩断父母兄弟妻儿之亲情，只身潜入外国的内地。所期之事，唯有两件。要么成就志向，要么就是死。尔父之志如是。

《炮声中的电影》

.....

若是成就了志向，父亲必然接你过来。若是志向未成而不幸愤死他乡，你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拼命完成大业。长政，好好努力！

长政到十岁时，应将这封信放在桌边，早晚阅读，铭刻于心。

3、《炮声中的电影》的笔记-第198页

太平洋战争开始的时候，军方也曾命我立即停止在日军占领的租界上映美国电影。我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答应。在那之前，上海的一流电影院都在上映美国电影。如果禁止上映美国电影，那么电影院将无片可上。如果让电影院变得一片漆黑，那么给民众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军方听从了我的主张，除了宣传性的电影之外，电影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旧继续上映美国电影。

有传言说，有人想要将我除掉。

中华电影和满映的经营方针是完全相反的。我也听说这一点深深地刺痛了满映方面。满映出品、以日本人为主体制作的中国电影，即便是在满洲（现中国东北）内部也不受欢迎，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国内上映。这似乎让满映的领导层感到焦躁。

满映的理事长甘粕氏作为满洲建国的功臣对军方拥有巨大的发言权。有不少人对我提出忠告，反抗满映乃是暴举。但是，我反对以与满映相同的方针经营我的公司。

在那个时代，我与甘粕氏因双方业务的联络会议见过几次。他有他的野心和抱负。但是，在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上，他和我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分歧。但是，我认为他从私人角度是赞同我的行动的。

我觉得，如果说有人想要除掉我，那也不是因为甘粕氏本人，而是因为他周围的有一些对中国和世界形势都没有深入了解的一些人。

当我听说暗杀传言的时候，我以为我将要重蹈父亲的老路，父子二人遭遇同样的人生命运。但是，我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觉得悲壮。反而对父子二人背负同样的宿命一事感到了一种滑稽。周围的人都非常担心，尤其是妻子感到痛心，但是她从来没有插嘴或者干涉我，动摇我的信念。

（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日本经济新闻》1980年4月23日）

4、《炮声中的电影》的笔记-封底

我知道，这一时期的电影在中国是并不被承认为『中国电影』的，因为它们都是在被日本侵略的情况下拍摄的。但这些电影却又是存在着的，而且其中也有不少有意思的作品.....我的这本书研究了历史上的电影、影像、信息、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其中一个最坏案例，讲述了在此案例当中人们可以依据个人信息保持善意、进行努力的可能性。

——佐藤忠男

《炮声中的电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